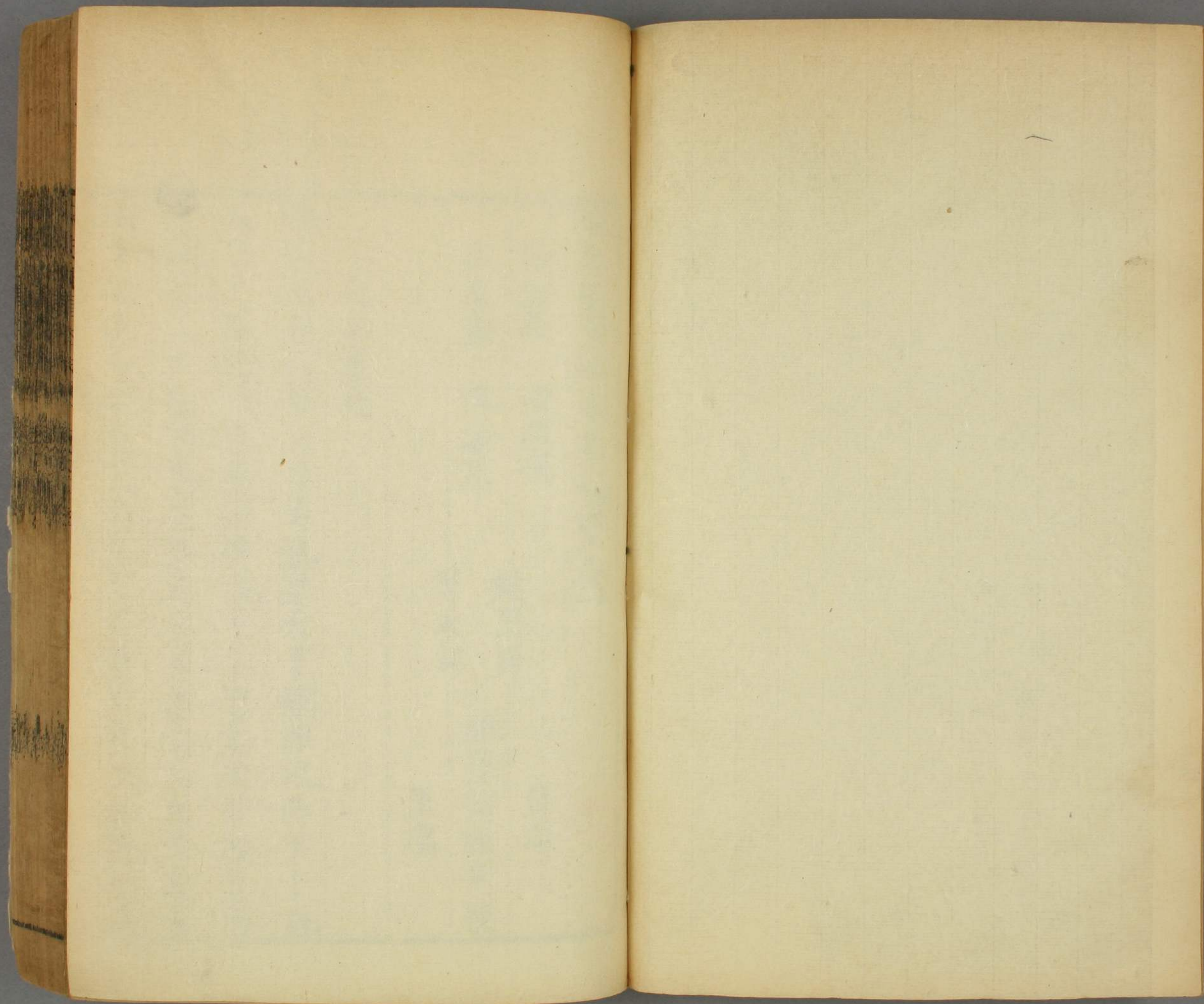




148
271
6

宋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所錢文
有恂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元祐更化

神宗立太皇
后高氏同
聽政盡除苛
法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
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
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
戒中外無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

何
271
6

等弗與知也。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

司馬光疏開言路

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徃徃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

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擇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

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丙辰，以蔡確、韓縝為

光闢三年無改之議

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少止。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以疾不行

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

呂公著上十事

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按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

詔罷保甲法

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

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市易法貶

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墍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十一月丙戌罷方田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十一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

罷保馬法

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罷保馬法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

孫覺等交論
確罪罷政

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
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
劉贄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
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
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
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
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
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

遼人聞光相
戒無生事

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
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
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
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
隙。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
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
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
知汝州。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

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竝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

光言免役五害

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

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
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
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
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
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
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
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

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
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
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
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
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
害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
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

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爲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過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

范純仁與光同志而臨事多規正

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

蔡京奉行改以獨如五日

畢仲游與光書憂新法雖罷而將復

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
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
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
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
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
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
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
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

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
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
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
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
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
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
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

先○史○綱○目○卷○四○十三
十一
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
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
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
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
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
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
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
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
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以○劉○摯○爲○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
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
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
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投○利○害○一○槩○定○
差○一○路○爲○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
數○人○者○皆○以○非○法○培○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
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 壬寅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

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

惠卿
天下稱

盡信司馬光不能從。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穰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

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

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覲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覲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

司馬光卒

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侍郎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

民貽公
為勝小
為害難

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大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

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撻而卒為人
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
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
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
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
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慤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
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
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

防范純
心相王

呂公著卒

范純仁罷

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據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

文彥博罷

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祁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

軾言差役未便

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眾，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

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之說蘇軾斥言其非

利害以聞。元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始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

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

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十一月乙酉，劉摯罷。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張溥曰神宗崩。哲宗卽位。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誄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

岐王顥嘉王顼。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孝友好學。一卽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旣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

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權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

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嘗○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况○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卽○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凜○凜○也○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侄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儻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頽日問起居高太后既

神宗不豫立太子煦高皇

太后戒岐嘉
二王母輒入

垂簾命二王母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
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
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
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
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
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
導確約珪入問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
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

邢恕蔡確蔡
京謀廢太子
不得反自謂
有定策功

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

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

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

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

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

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

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祠

乙復高遵
裕官太皇太
后不許

立神宗原廟

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于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卽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

太后不御文德殿

恕請尊高氏太后怒而罷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詔減親屬恩
澤

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
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
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
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
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
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托之
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
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
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

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吳處厚發蔡
確謗詩臺諫
交章論確怨
謗范純仁欲
寬之不聽安
置新州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
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
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
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
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
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
大臣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
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

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

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即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

呂大防欲治
確黨純仁不

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劉摯與大防有隙，鄭雍楊畏遂誣其通惇恕。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

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十二月

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
 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
 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輒入覲帝問先
 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
 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
 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
 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

范純仁韓忠
 彥請帝法仁
 祖

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
 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
 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
 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
 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
 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
 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

來之劾劾罷
大防

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叅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

邢恕給司馬
康頌確功復

高士京誣
王珪

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

惇蔡卞引
自助

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
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
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
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
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
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爲
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旣致仕及甫自權侍
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
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
可必當塗猜忌於鷹場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
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耿
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
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
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
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
宗社引及甫書爲証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

告逮問蔡京
安惇羅織劉
摯梁燾王巖
叟等罪坐其
子孫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十九
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
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
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
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
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
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
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
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
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

起等結郝隨
誣宣仁與呂
人防等廢立
獄雜治張
良大哭不

忌京密言于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
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
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
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
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
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
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
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
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

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
 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
 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
 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
 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
 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
 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
 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溥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為之主者宣仁

惇卞自作詔
 請廢宣仁向
 太后正言帝
 焚其奏

高太后也后妃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
 本其天性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
 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
 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
 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騫
 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
 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
 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
 壯子當陽政繇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

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孽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盍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製踐祚屹然勲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為賊臣熒惑小宛所以歎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上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洛蜀黨議

司馬光呂公
著薦程頤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
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
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
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召還蘇軾

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願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九月丁卯以蘇軾爲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覬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畢仲游戒軾以言語文章規時政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

成就責經筵。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嘗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疼不出，願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

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

洛黨首程頤

蜀黨首蘇軾

朔黨首劉摯

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范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

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
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
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
恣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
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
劾程頤也以胡宗愈爲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覲
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
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

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
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
弼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
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
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
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
故

范范仁上歐
修朋黨論
以劾宗
公出外

守制歸臺
劾罷易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
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楊康國論蘇轍如王安石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轍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

賈易趙君錫劾軾大防請兩罷之

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頤將除館職蘇轍沮之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

董攸逸黃慶基劾軾轍大防力為辯明太后罷二人官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溥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

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
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曆之有黨也始于
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
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
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
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
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
湖海一朝遇主携手偕行方異其一心奉公更
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
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
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訐
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
路亦非積憾爲讐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
侮小嫌詬誶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
鬪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
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
詢角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

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興謠賓客譏揣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鈞黨顧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費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

而為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箕爨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母之失未有大于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揚畏而使入乎。

平... 夫未育大于此者... 劉主... 孰善... 而為... 呂公... 善... 志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
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
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
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

范祖禹疏小人害政蘇軾附名同進

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

蘇轍豐稷諫止劉瑗樂士宣等

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意○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
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種諤，興造
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
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
陸思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
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抹之，天
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

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
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
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
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
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
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
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
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

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

蘇軾補外上
請勿變法

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

楊畏首叛大
防乞召章惇
為相

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罪，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呂
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同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
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
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
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
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
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
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遙授團練使，給事吳
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
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
軍。

鄧潤甫首唱
紹述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
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
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
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
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

李清臣發策
意絀元祐

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
極天下之選帝不納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
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
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
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絀元祐之政
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
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
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
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
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
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
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

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屢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

揚畏覆考進士以主熙豐者置前列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五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張商英攻司馬光等至此宣仁為呂武

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

趙挺之劾蘇軾請黜之

曾布疏請改元

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此宣仁為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為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

帝首起惇為相蔡卞等皆居要地

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
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
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為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
起惇為相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
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
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眾道謁
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
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

陳瓘語惇消朋黨

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
聲曰光不務績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
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奸
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
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
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
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
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
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

元祐名臣
制醜詆元祐
名臣

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遲壽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

蔡卞盡改正
史

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提舉常平官五月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

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
惇復引用俾報復讐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者矣

追奪司馬光
等贈謚貶呂
大防等官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
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

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亮采等交章論司
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

公著塚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
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

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
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

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
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藉文彥博以下三十

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
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

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
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

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
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

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
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柰天下何 八月

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常安民言呂惠卿之奸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
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
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

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
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

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

卞進重修神宗實錄祖禹等皆貶竄

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

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

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

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

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

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

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

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

常安民首發
蔡京之姦

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顯國植黨，乞

安民章奏數
十百上惇布
怒而排之

收王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爲滁州監酒稅。十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

惇請罷安燾

明堂赦惇不肯徙大防等職純仁疏理落

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過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卽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逐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李清臣罷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邇忠讜絕回遁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

追貶光等官

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徒安州也。

流大防等貶韓維等

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

州劉奉世光祿少卿彬州居住尋安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州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鹵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

仁以謫行
惇不怨惇

貶文彥博

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

惇議遣呂升卿等殺嶺南流人，帝諭勿治。

惇請編序辰等言行，惇無得脫。

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按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為一秩，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攬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

薛昂林自欲
毀資治通鑑

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
下是乃陛下之威禍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
為來事之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
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
昂自議沮 巳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
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
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
州及請歸葬卽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
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

大防卒於道

貶竄劉奉世
程頤

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
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
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藉竄涪州頤在涪與門
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
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
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
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
使者過梅脇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

再竄范祖禹
劉安世

惇使土豪判
官殺安世其
人夜半忽死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
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
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
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
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惇等進新修
敕令式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
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
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
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

卞勸惇置看
詳訴理局重
得罪者八百
三十家

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
罪熙豐之間者咸謂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
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
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
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
蔡二惇之謠

張溥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
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
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

畏懼得罪面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
 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
 後即背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
 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
 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
 紹聖策士。議王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
 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
 竟其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
 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

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
 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
 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天。貶故老于九
 京。惟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
 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
 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
 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神考寢疾。
 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
 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
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
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種○諤○
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
周○輔○茶○鹽○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
天○下○卽○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旣○成○
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闕○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
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罪○府○母○蓋○
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
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
自○破○藩○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
須○臆○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
于○元○祐○遷○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
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
驅○潰○閑○無○補○才○人○智○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
足○慕○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

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詔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

章惇蔡卞
范祖禹劉安
世諫乳媪事
坐罪貶竄

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蔡卞摭諫乳媪事乃指婕妤好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好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

髻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

後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存，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

所因情有可察，臣常問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惇等請立劉妃爲后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既構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

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
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
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
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
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
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
陰霪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
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
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

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
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
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浩狂
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
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
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
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
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畫迎諸途。

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口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

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即位。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

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陳邦瞻曰：按

宗即位何
上言孟
后復為

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馮澥等論復后之非蔡京等主復廢之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

鄒浩焚諫草
京使人偽造
之構使遠竄

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

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平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具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

禮于后而后頗于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

將廢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謚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八月更號元祐太

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

太后有罪
日叙

尊廢后
隆祐

宮名從之。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謚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張溥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仁欽

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群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遄阻乎。無如舉朝皆惇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九
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據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爲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口。孟后旣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鬪，卽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爲治南裝，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傳會奏牘，猶爲呼寃。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蠱，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

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立惇曰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
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
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
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卽位于柩前羣臣請太
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
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
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
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
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
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
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
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
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
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
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
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
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惟左右之人

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

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之有乎惇之有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

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召

冀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

忠彥等
八陳瓘鄒
浩
言路

帝從璣言出
惇知潭州

復范純仁等
官

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璣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在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官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

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

龔夬等論罷
蔡卞

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

從韓忠彥言
追復文彥博
等官
陳瓘論黜邢
恕

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巳，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巳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冬十月丙申，安

豐稷等劾罷
章惇

從陳瓘等言
安惇蹇序辰
等除名放章
惇於潭州

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為
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
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
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
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
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
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
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
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

師錫龔夬
復論罷蔡

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
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讐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
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
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
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
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
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
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
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

陳祐論罷林
希

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
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
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
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
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
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
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

曾布始附章
惇後與乖異
遂得拜相

去之旣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
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
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
爲輔佐侍從臺諫徃徃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
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
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
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
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
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

豐稷指布佞人

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已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

改元建中靖國王覲直諫

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一曰言是非可兩存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

任伯雨請去
小人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
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
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而赤
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
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
與白為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
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于
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
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陛下進忠良紬

范純仁卒遺
表請明宣仁
誣謗

伯雨論停章
八上陳瓘陳
次升等復極
論之乃貶為
雷州司戶參
軍後徙睦州

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
異可變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
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
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
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
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為雷州司戶
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
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
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后於何地若

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寃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伯雨半歲上
百八疏并
劾劾布布覺
而罷之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論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竝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六月戊午，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

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
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
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
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
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
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
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

布憚范純禮
言喉王誥
詔罷之

誥館遠使純禮至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頓昌
府帝初政虚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
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
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
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
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
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
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
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

陳祐六疏劾
帝不從

范致虛上書
意附紹述

公望以正
罷職

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祛之隙也先帝信讐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

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淪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

陞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瓘附已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卽真瓘語于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

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卽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竄黜遂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陳瓘不附布而被黜乃著尊堯集

冬十月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變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爲崇寧。

命陸佃修哲宗實錄

張溥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似端王、佖、莘王、僖、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言，龔夬、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爲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十五
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
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
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
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
憾○於○惇○急○收○公○論○奮○其○剪○除○一○年○之○內○獲○睹○清○
明○若○立○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勲○銳○
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
可○得○歟○太○皇○太○后○親○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
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爲○霍○光○其○謀○不○
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之○惡○追○非○太○史○
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極○前○位○定○帝○
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年○改○
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旣○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
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
殂○落○之○時○卽○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
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蔡京結童貫
徐知常欲得
主知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叅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

曾布與韓忠彥交惡引京自助

京首論神宗實錄除安惇蹇序辰之罪

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初鄧綰之子

洵武為起居郎。恐不為清議所容。當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常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為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

鄧洵武請用京以紹述愛莫能助

元豐右日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
按各為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
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
錢適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
事咸在皆指為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
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
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
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
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

豐稷以論京
罷

復邢恕等

罷忠彥

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
書豐稷稷初為諫官即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
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
惇蹇序辰蔡卞竝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崇寧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
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已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
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
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

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礪善，礪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礪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

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

京與布大異
布忿辨上前
錢適論罷之

蔡京復相

所親布忿辨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可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箠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

京置講議司

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

京與強浚明
葉夢得籍司
馬光等百二
十人為姦黨

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
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
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
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
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
若趙高孫升李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觀范
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
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
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
張來歐陽棐陳瓘鄭俠奉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
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
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
郭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儁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
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喬王
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
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

以鍾世美等
四十一人為
正等旌擢以
范柔中等五
百餘人為邪
等降責

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
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
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
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
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誠行非先聖賢之書
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
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
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
陳師錫柳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
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
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
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
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
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
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
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

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竝黜之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

毀司馬光等
十人景靈宮
繪像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

行譎恠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酌祭

張商英與京
不合石豫等
劾罷之

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一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

京自書姦黨
碑石工安民
不肯鑄字

鑄當十大錢

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

蔡攸有寵十
上

罷講議司張
康國以下遷
官者幾四十
人

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

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

立偽造法通情轉用併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

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

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

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熙寧元豐

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

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

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

詔王安石配享孔子

定當錄 二十九人

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

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

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

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

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

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

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

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

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

京援張康國
甚力

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詔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右丞。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移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

京用胡師文
發運使而
法壞

去蔡卞

曾孝序正言
京遣朱聖寵
劾竄嶺南

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

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劉逵請碎元
祐黨人碑

登京罷吳執
中請全其體
貌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
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
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
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供財利之政
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
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
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

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
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
之害為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
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
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
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
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
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

挺之與逵同
心輔政

蔡疑揣京且復用對策逢迎擢爲第一

開其端而使遠畢其說，遠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時蔡疑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

鄭居中約劉正夫請復用京

鄭居中約劉正夫請復用京

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逵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

市於遼遼嗜其利雲女真捕海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二月己卯復行方田三月丁

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

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

鄭居中不得相疑怨蔡京

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以葉夢得爲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

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上然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縉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卽日

京欲陷逵起
章縉盜鑄之
獄

方軫上書請
誅蔡京遂流嶺

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
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
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于
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
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
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流
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
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
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
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
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
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
匭者無日身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
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
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
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十一月壬子

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

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復陰令康國阻其

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

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

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

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

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

石公弼張克公劾罷京

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

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

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

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

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

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

京遂代為首相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

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汚趙

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

執中謹事京
代爲首相

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
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
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
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
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遠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
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十一月己巳蔡
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修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
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
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

京致仕石公
弼洪彥昇等
交劾之

毛注劾逐葉
夢得

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
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
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
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
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遷注
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
素游處引兇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
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大學生陳
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

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五月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

帝使侯伺京

公深等極論
乃貶京居

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壺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

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寘於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 甲

子貶蔡京出居杭州 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為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以盜國柄中外怨疾見

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

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

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

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

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

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為太子太師 丁巳

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為

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

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

帝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

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

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

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

張商英與京異同受相命之夕彗滅雨降

商英作政典以黜京妄

鄭居中諷張
克公論罷商
英

陳王彙訟京
蔡疑執送京
師斷鍊流海
上

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
時方技郭天信有寵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
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冬
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
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疑執正彙送京
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
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
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
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

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
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王
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言
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
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
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
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竝係詆誣羈管台州
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
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

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
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
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慄知台州欲寘瓘
以必死慄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
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慄失措始告之
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
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
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
不畏公議于犯名分乎况尊堯集已上進矣慄慙揖

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慄
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慙最所
忌恨故得禍最酷

京自杭州召
還

京三日一至
都堂作御筆
以制言者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
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夏四月復行
方田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
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
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
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

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
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
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
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
此言真為萬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
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
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
侍省職悉倣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
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

史定官名元
豐之制大壞

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
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
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
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
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
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
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
伯從祀孔子廟廷

追封王安石
為舒王

京怒太子碎琉璃酒器諷言者擊逐陳邦光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

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

三省事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

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

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京

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京

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八月癸亥鄭居中

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

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

沮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

中然卒不能害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居中以母喪去位

黃葆光獨攻
京中以他
事貶竄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蒞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
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
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享豫大之時為
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
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尊侈大過
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
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
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

蔡儵尚帝女

故導帝娛樂
寵傾其父

第時京子儵攸條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
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每侍上
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
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
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加蔡攸開
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
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
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譎浪語以戲笑取悅攸
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

曹輔疏諫微
行王黼奏寬
之

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交坳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

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可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

則臨時降旨稍為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石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

鳥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蔡攸迫京致仕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

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十一月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帝惡黼與梁師成交結何桌論罷之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

朱勔力勸用京

共毀之會中丞何桌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

奉行文書而已

蔡攸息條與
白時中李邦
彥謀褫之帝
命童貫論京
謝事

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梈于黃州。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史臣曰：京天

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相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梃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張洙曰蔡京以崇寧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二月而免。此五年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涇原寇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勒致仕。徽宗自卽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繼政。莫

非京爲也。然歷年雖久。中罷者三人。方曷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豈遂無時。迺以史考之。京崇寧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國賊。朋比無論。其他卽能異同。究亦兩人類也。紹述建議。挺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姦深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忌其專政。或用趙挺之。劉逵。張商英。張康國。

以間之。或用鄭居中。劉正夫以察之。密勿翁張。自謂若神。不知群奸滿朝。探意離合。附京者。倏而擊京。攻京者。倏而援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體耳。且劉逵請毀黨碑。寬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深石公弼攻之。出知亳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霖之賜。釐革弊繆。輿望翕歸。不數月爲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因京進。後寢崖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執中柔。慝爲京盡力。久據政府。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

命伺間。未幾罷閒。猶然首鼠。王黼爲相。名反蔡。京。毒痛無改。帝卽疑京。甚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退也。最後京四當國。事決少子。蔡攸疾之。父子釁生。大姦始拔。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於王安石愛敬而不能罷。歷十八年。而汴宋亂。徽宗於蔡京賤惡而不能罷。歷二十五年。而汴宋亡。臯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終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